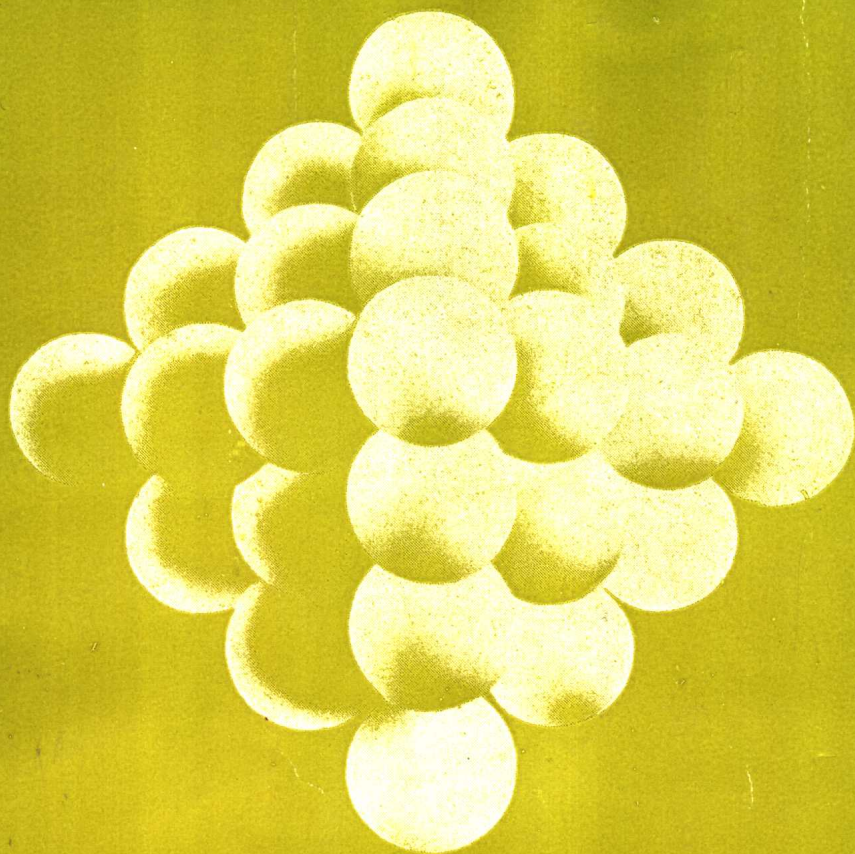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沙錚自選集



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5 刊叢學文新國中

沙 錚 自 選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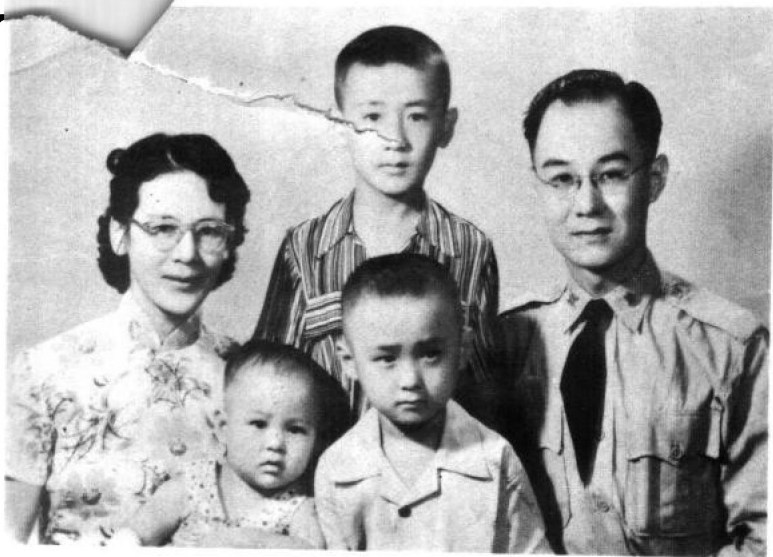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

沙錚自選集

翻版
印權
必所
究有

中國新文學叢刊 85

著者：沙錚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九二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九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故鄉風情畫」一書第五屆國家文藝獎散獎
（左為作者）（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八日）頒獎典禮留影 ·





◀ 軍旅生涯（民國五十七年攝）

（攝年四十六國民）田歸甲解 ▼



然計飾儀王起左（軍冠組餘業賽競樂康軍國獲曾）照劇出演國復踐勾 ▼

庸洩飾錚沙鑫范飾人夫胡踐勾飾羊景謝禮文飾源大金



縱然在人生逆境中

曾遭受到困難挫折。

畢竟還要希望在希望裡

勵志奮發以高飛。

為此爰將大踏步走下去

直到最終一站最後一天。

沙 鐸 自題於六九、五、一五。

自序

多年來，在軍旅餘暇中，拉拉雜雜的寫了不少東西。由於缺少有系統的寫作計劃，自己始終認爲不滿意。所以從來不敢存着要出書的念頭。

幾年前退役下來，有了較充份的空閒時間，才着手想把這些破爛兒整理整理。同時也發現過去寫的太雜啦！小說、散文、雜文、民俗文藝、書評、劇評、國劇劇本等什麼都有。看來真是廢紙大堆一無是處。

但是想想終歸還算是自己的一番心血，總捨不得白白丟掉。因此東挑西撿的，選了一些還能看得過去的東西，連同這十二年來發表過的一些雜文，湊成了這本自選集。其中包括四個短篇小說，少部份早期的散文，三十幾篇雜文，劇評六篇，書評一篇。看起來可真像北平人過年時吃的

「大雜拌兒」啦！

現在一般小說創作，都不作興以「第一身」稱來寫了。主要是爲了不容易將四週人時事物作盡情的發揮描述。偏偏我過去寫的小說，卻大多用「我」來寫。看起來也許很彆扭。其實這些個我，不見得都是我。

小時候在北平愛聽平劇和雜耍。自己也時常在堂會上走票，唱段二黃或者來段八角鼓。爲此記下了不少戲詞鼓兒詞。前些年就曾利用這些資料，來個舊瓶裝新酒，寫了幾個國劇劇本，編了幾段大鼓書詞，說來這些玩藝兒也許有些冷門過時了。但是自己能盡一份心意，保存一些我國固有文化，也就安心了。這一次限於篇幅僅僅選入六篇劇評，較長篇的民俗文藝大鼓書詞及國劇劇本，俟後待機再另行專輯出版吧！

過年時候吃「雜拌兒」，小孩子總是撿自己愛吃的先挑。桃脯、杏脯、蜜棗吃光後，剩下一大堆花生瓜子。如今這本雜拌文集問世，不見得完全適合每個人的胃口。如果其中能有一兩樣，吃到嘴裏還夠點滋味兒，就行啦！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自序	第一輯 散文	縷縷青烟	寄鄉思	眼鏡
----	------	----	----	--------	------	-----	----

一〇 七 三

小橋下	三
麥子	元
地界	二
人生如戲	六
貓的悲劇	三
樹木樹人	三
良夜心聲	五
女兒的週記	四
心願	五
三同至交難再覓	五
第二輯 雜文	
馬車的懷念	七
別具風格駱駝行	七

求財滾滾來・逢凶能化吉	七
富不富 冥衣舖	九
說書唱戲勸人方	八
巧手精心攢花匠	八
茶座・茶館・茶博士	九
鷄毛小店・縫窮的	九
桿兒上的和茶房	九
乍暖猶寒開捲窗	一〇
春寒料峭烙春餅	一〇
小吃兩三品	一〇
羊肉床子燒羊肉	一〇
山藥饌食・甜湯黏	一一
孔夫子吃元宵	一一
年畫與畫棚	一二

訂書·搨片·裱舊畫	一三
搭棚結綵辦喜事	一三
古城·古刹·花會	一三
廟會·趕集·早市	一三
蟠桃宮·蟠桃會	一四
古廟奇譚	一四
北平的土話方言	一四
談數伏·話數九	一五
梳頭師父跟包的	一五
小班兒茶室下處	一五
真假王麻子	一六
北平的雜耍	一六
天橋八大怪	一七
粥果·糖瓜·碎蜜供	一七

檳子沙果火拉車	一七五
燕京八景紀	一七七
太廟憶遊	一八一
所謂三十六計	一八四
西單街的變遷	一八六
昔年戲班後臺的規矩	一八九
戲單的演變	一九三
武丑怪傑葉盛章	一九六
榮春社二三事	二〇一
優美的臉譜	二〇五
猴年談猴戲	二〇九
第三輯 小說	
坐科	二五

作品書目	第四輯 書評	菊子
	舊都文物略評介	拖屍
	三五	三五
		黑古臺之圍
		三三

文 散 輯一第

縷縷青烟

當縷縷青烟嫵娜的飄向藍天時，我常凝視着牠沉思。因為我從小就對烟有了偏愛，我常追隨着牠，喚起我幾許靈感，更把我的願望實現。

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當我七歲的時候，就已每天跟着父親下地去種莊稼了。一早父親扛了鋤牽着牛在前面走。我提着飯籃和水壺跟在後面。父親腰裏掛着一根長烟袋，下邊綴着個烟荷包，走起來叮鈴鐺鐺的，真好像駱駝脖子下邊繫的銅鈴鐺。有時看得我發笑，父親回過頭來問我樂什麼，我搖搖頭不敢說，怕父親打我。不過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古怪玩藝兒。

田裏的各樣苦活兒，自然都不受孩子們的歡迎。因此每當父親掌着犁我牽着牛在地裏耕耘時，我腦子裏唯一的念頭是該歇一會兒了吧！父親總是不理會我的要求，但他卻順從老牛的意思。